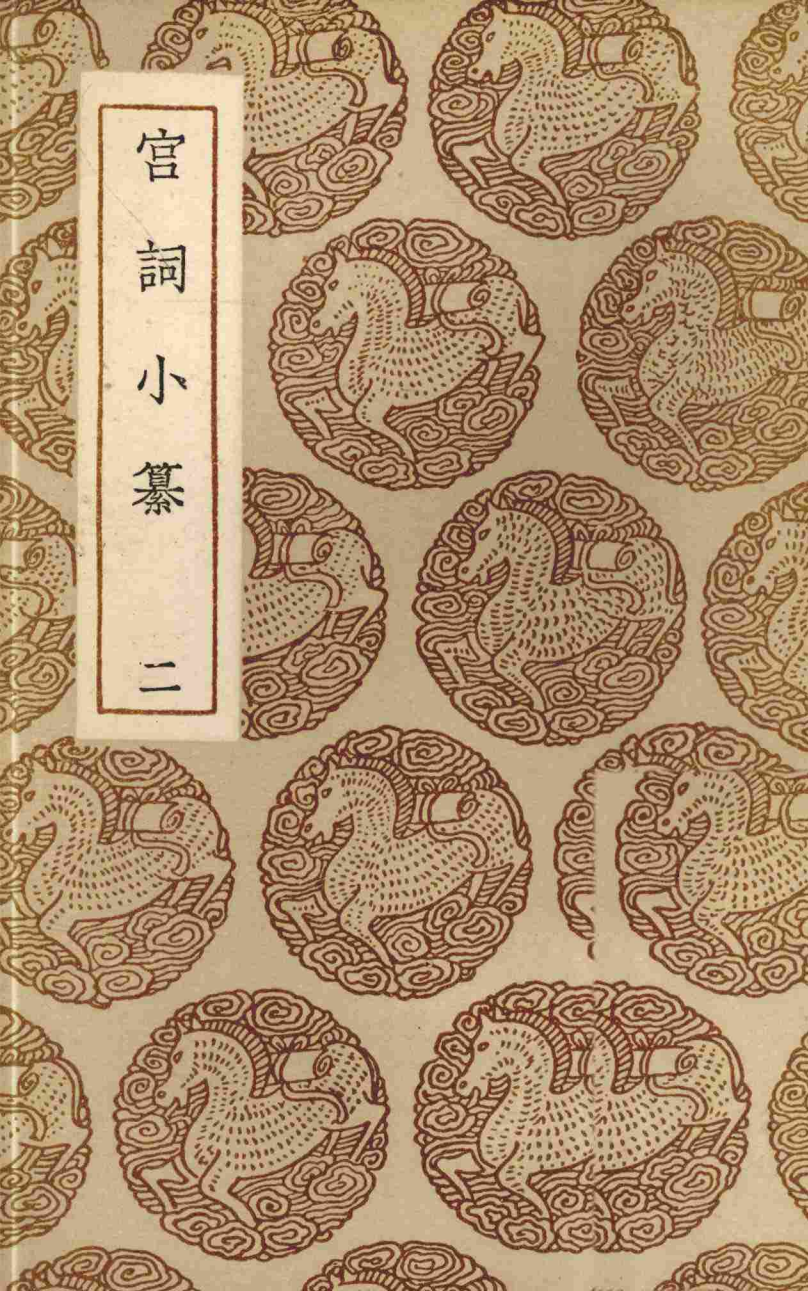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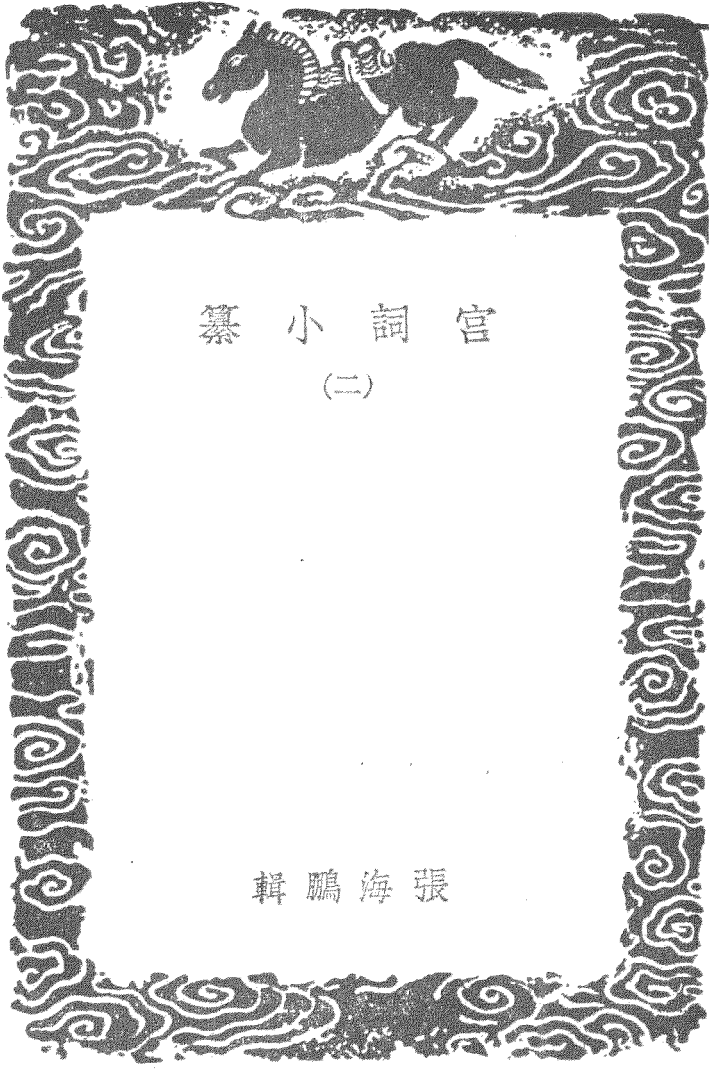


宮
詞
小
纂
二





宮詞小纂

(二)

張海鵬輯

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六月初版

徐

王雲五主編
 叢書集成初編
 宮詞小纂
 二冊

輯者 張海鵬

發行人 王雲五
 上海河南路

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
 上海河南路

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
 上海及各埠

(本書校對者徐壽齡)

宮詞小纂卷下

崇禎宮詞一百八十六首并序

清王譽昌撰

夫宮詞之作。體傳綺麗。事寫昇平。至于劫換灰飛。天荒地老。固何取焉。然而舊社邱墟。悲深禾黍。暮年詞賦。哀動江關。所謂長言之不足。則嗟嘆而咏歌之也。況迺時當陽九。爲三百祀之竟場。身殉宗祧。實四千年之僅事。伊可懷也。不其烈歟。嗚呼。永壽兵來。景陽鐘墜。日纔淪喪。陸已平沉。十七載之旰食宵衣。傳來天上。數萬人之佩聲。斂影散自人間。白髮宮監。說于閑坐。青林蒼舊。筆之偶聞。則禪榻鬢絲。紙窗燈火。斜行小字。比事屬詞。撫拾應有未該。毫素不容或誣。一篇三致。感慨係之矣。庚午冬得詩九十首。辛未自春入夏得詩九十六首。聊紀一時之聞見。以俟同志之參稽。康熙三十年歲在重光協洽。望皋之月。既望自序。

勗勤宮裏雷初動。西苑池中浪幾重。金柱舊曾占好夢。錦鱗今始識真龍。

勗勤宮。帝龍潛處也。夏日晝寢。夢兩烏龍蟠柱。適大雷雨。驚而寤。雨止。汲水於井者得金鯉長尺餘。目睛轉動。再汲亦如之。上命畜之西苑池中。勗勤宮。在徽音門內。

國運休論叔葉微。後漢書。數弟昆相對覺依依。乃身自切痾瘵意。周書痾瘵乃身。驗取蒼生瘠與肥。唐書元宗曰。朕雖瘠。

天下必肥。

熹宗大漸。前數日。帝跪牀前問安。因言弟何瘦。須自保重。

玉步行看入五雲。併籠雙袖麥香開。蕪羹豆粥漚沓飯。可抵明廷此策勳。

蘇宗崩。大奄魏忠賢謀迎福王。懿安召帝入繼大統。密戒云。勿食宮中食。帝從周皇親家作麥餅。懷以自餽。

沙麓祥開六六宮。前漢元皇后傳。昔春秋沙麓崩。晉史卜之曰。陰為陽雄。土火相乘。故沙麓崩。後六百四十五年。宜有聖女興。即元后也。福緣直與至尊同。誰堪銖兩三

生業。折盡當年一拜中。

嘉定伯周奎。以醫室丁夫人生后。家貧。后尙幼。躬操作。不苟言笑。嘗歲時出拜親故。當之者輒賤不自持。貴後。始知其異。

天教重整舊乾坤。一滌腥聞覺斬新。周書腥聞在上。此日謳歌胥四海。當時憂憤更何人。

光廟兩李妃。宮中稱西李娘娘者。即康妃也。其一為莊妃。奉神廟詔旨。撫上于勤宮。游東李娘娘。素簡重。為客魏所忌。每為上道二凶之罪惡。相對歡。繼統後。奸邪為之一清。四海之內咸稱之曰信天子。思帝初為信王。

廟乳母。封奉聖夫人者。

珪璧丰神錦羽翰。那爭穠艷與清寒。一株分自瑤華圃。不落凡花甲乙看。

當后選入宮。名在第三。懿安見其丰容端麗。特拔之為信王妃。故正位後深德之。

雙排天仗鳳樓前。恭迓靈輿御几筵。白髮內臣相顧問。玉容可覺老當年。

帝自以少失恃。大具儀仗。集百官迎孝純皇后御容入奉于內殿。

狐豈有威堪假道。鼠曾無穴可容身。盈廷莫訝褫冠佩。半是當時向火人。

天寶遺事。張九齡曰。今時朝彥皆是向火乞兒。一旦火盡灰冷。暖氣何在。

帝既處分魏奄。閣臣僅以四五十人為餘黨。列案以請。帝諭以稱頌贊導速化為題。皆列入。閣臣以外廷不知內事對。闕日。帝召閣臣入。先有荷歡纍纍。指示曰。此皆紅本。璫實蹟也。于是案所羅列者甚廣。

上元排當最今年。古杭記·宮中飲宴名排當。牌額驚山火爛然。霹靂一聲開夜色。九重星斗九重天。

舊例·上元之前·宮眷內臣穿燈景補子蟒衣·于乾清宮丹陛上安放牌坊燈·于壽皇殿安放方員繁山燈·元年特盛·牌坊至七層·紫山至十三層·十九日乃撤·上紫山山頂之燈·點放神器三位·

仙館纔封繫臂紗。晉書·武帝簡良家子女充內職·中選者以絳紗繫臂·丹宮旋駐縷金車。拾遺記·靈芸既發常山·帝以文車十乘迎之·車皆縷金為輪輞·樊桐縣圍雖

分位總在增城阿母家。道經·海外有五岳靈山·中岳崑崙之山·東曰樊桐·西曰縣圃·有增城九重·四王母所治也·

袁田二妃·遷于朱陽館·后親下聘禮·迎入宮·

員分百二領璇宮。周禮·天子后立六宮·三夫人·九嬪·二十七世婦·八十一御妻·以聽天下之內治·總一百二十員·拾遺記·皇娥處璇宮·擗節咸資內教功。三灑親蠶重

澣服。古今輿服雜事·后擬將恭儉贊王風·

后有恭儉之德·既定位·首減椒房資·用·親婦事·衣浣衣·內治克修·

禁闈初試羅衣薄。臺砌剛逢穀雨芳。牡丹至穀雨日乃開·因名穀雨花·花與如花渾不辨。濃華從領御袍黃。

舊制·宮眷自三月初四日至四月初三日穿羅·是時觀化殿牡丹方開·每結綵繒為棚以護之·元年花較盛·各宮相邀·宴賞無虛日·丁卯春·忠賢以二百株獻于潛邸·署其名于長牋·首列御袍黃·是秋登寶位·亦先兆也·

討逆已嚴欽定案。展親仍拜舊除官。紫微芒動金書冊。唐故事·中書為紫微舍人·慈慶宮中署懿安。

帝之繼統·頗德懿安·故遺劉志瓌·梁夢環于獄·欽定逆案·傾危國母·驅逐戚臣·論斬·復右都督張國紀爵·即懿安父也·慈慶宮即端本宮·在東華門內·張后移居焉·改今名·上尊號曰懿安·以詔天下·舊例·凡遇徽號冊封大典·閣臣率領中書官篆寫金寶金冊于南薰殿·

退紅蘸碧輕逾艷。續筆記·王貞白詩·龍腦香調水·教人染退紅·若遠黛飛霞淡自真·西陽雜俎·合德為薄眉·今之粉紅也·鳳池編·唐尚絅綉紫繭碧為婦人衣·

遠黛飛霞淡自真。西陽雜俎·合德為薄眉·號遠山黛·日札薄施朱·

以粉單之。就裏細參蘇樣好。內家妝束一時新。

為飛霞妝。后籍蘇州。田貴妃居揚州。皆習江南服飾。謂之蘇樣。

法酒清醇釀得工。尊罍亦自暢皇風。太禧白與金莖露。不若長春是混同。

御用酒。皆內臣監釀。光祿不得與。上喜飲金莖露。太禧白二種。嘗名之曰長春露。長春白。蓋內法酒。總名長春。自以二字冠之。宮中不復稱金莖。太禧矣。

一字平分九域遙。笑憑拋擲賭嬌饒。嬌然既解傾人國。只恐金城也動搖。

增韻。掉。翻搖動。

神廟中葉。御意創掉城之戲。用色羅一方。繡井字為九營。中為上營。四方為中營。四角為下營。命宮人以銀繩拋之。落上營者上賞。中下次焉。落營外或壓井字有罰。烹廟時相沿未息。說者為掉城者。遼城也。殆先徵也。帝在潛

邸。已聞此說。後遂禁止不行。

綺籠不用麝蘭熏。氣似蘅蕪得共聞。却笑延涼清室夜。幽香祇許夢中分。

拾遺記。漢武帝息于延涼室。夢李夫人授以蘅蕪之香。

田貴妃所居。空中常有異香若蘅蕪。襲而不散。

隔日羅衣要換紗。聖人生日最繁華。牡丹春宴纔排過。又報新開芍藥花。

四月三日。為萬壽節。舊例。于四月宮眷內臣。換穿紗衣。牡丹盛後。即開筵賞芍藥花也。

萬壽筵開錦一般。時新不數蔗漿寒。麥為捻轉櫻桃熟。碧淺紅深白玉盤。

四月嘗櫻桃。以為一歲諸果新味之始。取麥穗煮熟。去芒殼。磨成條食之。名曰捻轉。以為一歲五穀新味之始。每逢聖節。必首進于筵間。視前此較早爾。

隨時隨事喜更新。瑣瑣無煩更上陳。最是禮防加峻處。朝來初換昇輿人。

田貴妃好變易宮中儀制。如后妃之輿。舊用小黃門昇之。妃易以宮婢。上以為知體。

歷數應參受命先。稽謀止竟倩誰傳。卜年卜世同歸盡。莫算通盤廿五年。

五鳳樓前獲黃鸝一襲。內有字卷。復加以小函題云。天啓七。崇禎十七。還有福王一。內侍奏呈。帝即命火之。

冠帔加嚴盛暑中。憑教啜熱見清風。楊家羅帕空矜艷。狼籍桃花一抹紅。
楊妃外傳。妃夏月衣輕縞。使侍兒交扇鼓風。猶有汗出。紅膩而香。

拭于巾帕之上。色如桃花。

田貴妃盛暑御禮服不汗。帝令啜熱藥以試之。卒如常。

金壁瑤基聳禁庭。路燈依舊碧熒熒。紫微垣裏占元象。光燄長參第四星。
荆州星占。北極五星。在紫微宮中。名天樞。其第四星為後宮。

禁中有東一長街。西一長街等街。街有樓。樓以石為座。銅為壁。銅絲為窗。戶中設路燈。每日晚。內府供用庫監工灌油燃火。忠賢概令廢之。以便偵察。諸宮諸直房之言動也。至是乃復舊焉。

足陌烏紗給遍無。南史。有足 皇家恩許附葭葦。朝來九族俱冠帶。不數南朝貴戚圖。
畫譜。戴逵有南朝貴戚圖。

帝賜袁貴妃父進賢冠百。以榮其感廢。

風雨憑威下玉臺。禮樂志。游園闔。觀玉 錦筵空為射堂開。天弧夜夜高張在。却放狼星易度來。

帝欲擇隙地為習射之所。命撤玉皇殿像。置城外天壇。射場既闔。帝率妃嬪置酒殿中。是夕。風雨大作。竟不可居。時有天弧引滿狼星易處之異。

七絃挑抹何清暢。一室師承不等閑。此曲自經天聽後。肯分餘響落人間。

帝聽田貴妃琴。忽問在家何師。對以母氏所教。次日。召母入宮。與妃一再彈。厚賜而遣之。自此隸籍宮門。出入聽之。

參於鼻觀氣非清。脈脈遺芳媚寢情。拾遺記。漢武帝改延涼室為遺芳夢室。又吳孫亮 雨蹟雲蹤易牽引。莫容輕

靄上空明。

一日帝御便殿。覺香氣異常。心怦怦動。問之近侍。對曰。聖駕臨幸之所。例焚此香。上嘆曰。此皇考皇兄所以促其天年也。禁勿用。

看分四膳味須和。七命。四膳異着註。言四時各異其肉。翠釜朝朝淪燕窩。誰是調羹供奉手。吳梅狄酪不爭多。吳梅狄酪。調和物也。

帝嗜燕窩羹。膳夫爰就羹湯。先呈所司。嘗。遞嘗五六人。參酌鹹淡。方進御。

玉瑩珠輝背並清。果然膚彩自天成。陸機賦。膚彩猶今言水色也。世間塗澤休嫌少。儘與蜂鬚蝶翅爭。

后顏如玉。不事塗澤。田貴妃亦然。餘不及也。

一自薰風絕好音。清溪砥解說幽深。琴歷。蔡氏有清溪九曲。真妃遞奏煙霄曲。寫出明王訪道心。

帝雅好鼓琴。嘗製訪道五曲。曰崆峒引。曰敲爻歇。曰據桐吟。曰參同契。曰欄柯遊。命田貴妃操之。

手帕龍香贊姓名。一堂歌誦肅章程。排班每日教題句。輕淡風雲對景成。

凡奉旨點收宮人。選年十歲上下者二三百人。撥內書堂讀書。擇日拜先聖。請詞林衆老師。從北安門出入。每名各具白蠟。手帕。龍掛香以爲贊。給內令一册。并千家詩。千字文諸書。有犯老師。掛本監提督責處。輕則學長以界方打掌。重則罰跪于聖人前。每日暮。臨散則排班。題詩不過雲淡風輕之類。

按春夏秋冬。隨景腔韻而已。上以其贊。詞臣更凡內臣之有年有學者掌教焉。

廿一部書資內治。四千年事隱明時。只今璽絨臨金祀。漢舊儀。皇后赤紱玉履。文與帝同。張衡西京賦。後宮則有金祀玉階。猶拜塵居一語師。

陳文莊仁錫嘗舍于周皇親家。后少時出見焉。仁錫奇其容貌。謂后父曰。君女天下貴人。使以通鑑教之。后於此書最詳貴。

花朵宜簪鳳。高染綃捻蠟。一絲牢。晉書新野君傳。家以剪花爲業。染綃爲芙蓉。捻蠟爲菱藕。剪梅若生。圖中九九寒消未。且放春風入剪刀。

賞貴妃善剪綵花。每入冬節。製花桑以爲妝助。宮中謂之消寒花。蓋舊例于冬至後。司禮監刷印消寒圖。宮眷粘之壁間。過八十一日。卽暖回矣。

居然風度是書生。坐處旋聞洛詠聲。宋明帝文章志。謝安能作洛下書生咏。提筆若隨鄉貢籍。孫樵文。提筆入貢士籍。也應金榜占科名。

帝喜讀書。各宮玉座左右。俱置卷帙。坐則隨手披覽。嘗作四書八股文以示羣臣。因而頒行天下。士子咸誦焉。

漫託蟾鈎吟細賦。夏侯審詩。雲裏蟾鈎落鳳窠。枉憑鈿尺較分明。杜牧詩。鈿尺裁量減四分。楚天空闊巫峯迴。同是躋雲躡雨行。

田貴妃雙纏三寸。袁貴妃幾倍之。帝嘗于后前嗤袁而美田。后不悅。

女史花開甲夜春。內觀日疏。水仙名女史花。一叢叢現火中頻。宮梅若與論差等。輸却光華壓紫宸。黃庭堅詩。何時持上紫宸殿。乞與宮梅定

等差

上元節內官監火葯房製造奇花火爆。凡蘭蕙梅菊木犀水仙之類具備。帝每諭取水仙化爆來。一時點放。閃爍如生。

梨花院落夜沉冥。曲子新翻按七星。顧況有七清響不勞風送遠。畫橋人隔禁牆聽。國史李襄於天津橋玩月。聞宮中度曲。遂於橋柱上

插譜記之。故元稹連昌宮詞云。李壽壓笛傍宮牆。偷得新翻數般曲。

田貴妃每當風月清美。笛奏一曲。帝極賞之。嘗曰。裂石穿雲。當非虛語。

禁河新漲碧泓涵。魚鳥嬉春意自酣。一望白蘋紅蓼路。大都風景似江南。

紫禁城內河壅淤已久。嘉朝時復疏浚之。戊辰己巳而後。禽魚薈蕪積漸充切。春夏景物之盛。儼若江南。

最高樓閣掩瑤窗。賭罷秋千意未降。落日亭亭風細細。綠楊影裏畫旗雙。陸游詩。秋千旗下一春忙。

宮中稱清明為秋千節。各宮俱設秋千一架。相邀嬉戲。獨慈慶不設。坤寧雖設而不御也。

靈感全憑一念生。先於明詔去乾清。寶雲高擁蓮花座。依約行踪有樂聲。

乾清宮梁拱之間。遍雕佛像。以累百計。一夜殿中忽聞樂聲。繚繞自內出。望西而去。三日後。奉旨撤像。置于外之寺院。

不是鳴球傳鄭重。齊拂舞歌暖暖。鳴球或丹或黃。亦非蟠木薦離奇。鄒陽書。蟠木離奇為萬乘器者。左右先為之容。採珠拾翠來江浦。點綴房櫺

也自宜。

帝每幸承乾宮入夕。供設多江南器玩。

廿四番風逐候新。等閒紅紫漫爭春。托根訝是藏花洞。殿休復詩。不如滿樹瓊蕊。笑對藏花洞裏人。妬殺雕闌笑賞人。

凡四苑花開。司苑具報。后每遣宮婢採折。以供賞玩。間亦行幸。或宣某宮。或宣合宮同遊。至則聚于花所。不過一二時而已。

四月輕綃進六宮。素衣驚與至尊同。裁冰籠雪慈雲影。不踢蓮舟一瓣紅。

宮眷暑衣。從未有用純素者。葛亦惟帝用之。餘皆不敢用。后始以白紗為衫。不加蓋飾。上笑曰。此真白衣大士也。

連宵裁就暑衣新。掩映深紅雪裏春。澹作桃花濃酒暈。日札云。敕既傳粉。復以胭脂調勻掌中。施之兩頰。濃者為酒暈粧。淺者為桃花妝。施

畫全身。

自后穿純素暑衣。一時宮眷裙衫俱用白紗裁製。內襯以緋交襠。紅袖腹掩映而已。

聖德惟應儉是求。不遑蚊服為身謀。就閒損益通為計。寸積須成萬里裘。白居易詩。安得萬里裘。蓋要周四垠。

帝御講筵。所御裏衣袖微損。銜于外。帝以手納之。
譚官某奏曰。衣之敝雖過于儉。然美德也。何必諱。

紫界宮垣夾道長。日中行繖翠羅張。編成寒碧三千丈。一路清陰作夏涼。

宮中有夾道。駕行幸。御蓋行日中。田貴妃命作繖蔭覆其上。
從行者皆得休息。駕行宮中。例張青羅小繖。以蔽日光。

宮壺無端起怨咨。憤辭不道是微辭。信王莫訝尊稱誤。一醒艱難共歷時。

一日后忤帝意。帝怒。晉之。
后憤甚。連呼信王云。

五夜提鈴遶殿行。太平高唱韻凄清。凄清偏解傾宸聽。半是回風送雨聲。

例選年高有學內官教習宮女。率教者陞女秀才。女史官等職。有罪。罰每夜提鈴。自乾清宮門至日精門。月華門。高唱天下太平。與鈴聲相應。仍還乾清宮門而止。一夕風雨中。帝覺唱聲淒婉。命宣至問姓字。曰韓翠娥。特赦之。

後爲女史官。
亦異數也。

百華幢蓋護金顏。靈蹟猶留殿陛間。爭此一重門戶隔。朝來香火是塵寰。

坤寧後苑有欽安殿。供安元天上帝。殿東北有足跡二。傳云世廟時。兩宮回祿。元帝曾立此款火。五年秋。帝諭隆德英華殿諸像俱送朝天宮。隆善寺等處。惟此殿聖像獨存。以有靈蹟也。

一朵慈雲駐不飛。堆紗寶相是皈依。自持白業爲嬌燥。
涅槃經。達摩謂南天竺王曰。汝動修白業。言天堂自在明了也。并汰黃桑作羽衣。

懿安嘗用素綾作地。剪五色絹疊成大士寶相。宮中謂之堆紗佛。又用素綾與黃桑色綾相同。製衣如鶴氅式。服之以禮大士。宮中稱爲霓裳羽衣。後并不用黃桑色。

碧枚丹實懸初熟。東棗西桃候不兼。投合最憐冥果味。
冥果蜜煎。而冥於缶中。露和崖蜜十分甜。

田貴妃性喜甘果。
亦以非時進上。

不計工夫刻鏤成。遺來屏几歎專精。假山一簇無多景。直與江山並重輕。

祭廟手製器物極精巧。時猶存沉香假山一座。池臺林館悉具。暨燈屏香几數種。帝見之。諭收貯。曰。亦一時精神所寄也。

假塗於士試非輕。日似重瞳一鑿明。百爾有身誰自致。謾言奴輩負科名。

司禮監職員。例從內書堂撥派。名曰正途。其或乞恩奏保改陞者。亞焉。二年冬。御前面考隨堂乘筆。出事君能致其身。題考。鄭之惠。曹仕淳中式。前此所未有也。

十九人今豈有存。南紀。參軍崔靈運。夢天帝謂之曰。蕭道成我第十九子。考自三皇五帝以降。受命之次。至帝為十九也。迢迢遺緒到兒孫。醉中每悞金湯業。不

擬承歡進八尊。周禮。天官。凡祭祀以法。共五齊三酒。以實八尊。

光明殿供安玉帝像。正月九日。十二月二十五日。帝並到殿行香。其朝禮之詞。每自稱兒子。

依樣葫蘆畫遍金。迎禧迪吉寫中心。祓除力可清君側。竄入奸邪付太陰。

騰起至一宮闕。有女子謂曰。此水晶宮。某為太陰夫人。

宮中十二月春聯。例用泥金葫蘆。內書吉利福壽字。旁寫送瘟使者。將歸去俺家也。有一葫蘆以祓除不祥。

諷幅生綃借地栽。艷分脂粉畫粧來。上林多少名花草。乞與春風一例開。

田黃妃工寫生。嘗作翠芳圖進上。帝留之御几。時展玩焉。

眉間喜氣報新黃。隔月先鋪月子房。果是高祺申景緒。

通典月令。仲春以太牢祀于高禩。

猗蘭昨夜見祥光。

漢武故事。武帝生于猗蘭殿。七

歲立為皇太子。

宮中有娘。
鋪月子房。

日霽風和試雪翰。盤空更上五雲端。外邊認是宮庭鴿。依約鈴聲揭處看。

嘲坤宮有放鴿臺。每飼善鴿。當風日晴。則領以一
二帶鈴者。縱之羣飛。盤空而上。鈴聲直逼層霄。

鏤金龍鳳餅非珍。歸田錄。慶歷間造小片龍鳳。凡二十餅。重一斤。陽羨年年進戚臣。剛是天廚櫻筍候。石泉
宮人往往鏤金其上。至明用牙茶。團茶皆廢焉。

槐火共嘗新。

周皇親每歲
進陽羨茶。

迴處平分皓魄多。瑤臺人自俯星河。君恩縱許蟾宮住。不擬將身比月娥。

田貴妃子宮之西建一臺。月夜邀上登之。
奏酒曰。臣妾自發家府錢爲玩月臺也。

洞天高壘石玲瓏。栽遍繁枝與細叢。翠幕朱闌障春住。四時應不換東風。

臺下累石爲洞。以蘇花
藥。妃張幄坐其旁。

風裳水珮況冰姿。虢國曾無粉黛施。好是清真最相稱。嬾于梳掠儉於時。秦韜玉詩。共憐
時世飯梳妝。

田貴妃燕見。首不副
次。帝喜其清真。

明察自應無匿照。豆籩止竟有專司。飲醇食德寬如海。那爲牢丸計一絲。段成式食品。
有湯中牢丸。

一日帝諭買元宵來。即粉團也。所司隨進一椀。帝問其價曰。一貫錢。帝笑曰。
朕在藩時。每以三十文買一椀。今算一貫耶。仍諭准給一貫。所司凜凜者累日。

金鏤紅文蹙鳳成。夏於纖指自淒清。明皇雜錄。中官白秀貞使蜀回。得琵琶以獻上。有金鏤紅文蹙成雙鳳。貴妃每抱奏之。音韻淒清。可知抱月懷風在。王融

詩。抱月如可明。懷風殊復清。最稱梁州漢索聲。樂譜。琵琶有漢索梁州曲。

帝喜琵琶。庚午辛未間。才人于乾清西暖閣齎曲柄琵琶。彈商雜調。歌舞太平。帝傾聽不倦。

奩分一局兩相當。坐隱還教共御床。自身如玉棋子。要將冷暖問君王。宣室記日本國貢玉棋子。冬則暖。夏則冷。

田貴妃每與帝奕。輒貢一。二子。未盡其技也。

剪玉研珠按候施。膩和芳澤掩冰姿。只應土偶需塗抹。盡把鉛華讓與伊。

宮中收紫葉刺實。研細。煮熱。名珍珠粉。取白鶉花蕊。剪去其蒂。實以民間所用粉。煮熱。名玉簪粉。此懿安從外傳入。宮眷皆用之。願帝不喜塗澤。每見施粉稍重者。笑曰。渾似廟中鬼臉。故一時俱尙輕淡。

姓氏憑誰上玉京。縷編麥稈一燈明。看來顏色黃金似。要與黃金較重輕。

周皇親丁夫人之姊。適范氏。生一子。家于常熟。後攜一燈至周皇親家。燈以麥稈劈絲編湊而成者。沈周進于坤寧。帝見之。賞其新異。后曰。此姨之子范某所進。帝命賜以冠帶。

新製高冠壓鬢鬟。簇成鴉翠貫珠環。浮漚濺沫驚濤裏。擁出青螺一點山。

后妃寶冠。舊綴鴉青石。間以珠。田貴妃易異珠為非。而後尙之以石。望之則有光矣。

漫論水乳與雲泥。偶爾嬉遊意亦攜。一局町畦分內外。半天晴雨判東西。

袁貴妃請退。深得后意。凡遊賞嬉戲。每召與同。不召田也。

蘭殿朝參待禮成。定須矜重等威明。由來寵極翻含怨。調劑君恩得未平。

后本大度。然以田貴妃固寵。欲裁之以禮。歲時朝賀。覆車止廡下。良久方進。后御正座受其拜。拜已遽下。矜重無他言。

便坐從容笑語深。渾如田舍有同心。金疊玉匣高堂上。寫出盧仝小婦吟。小婦吟云。小婦欲入門。隈門勻紅。邊兩相見。笑樂不可當。夫子於傍聊斷腸。小婦嗔隄上高堂。開玉匣。取琴張。陳金疊。酌滿觴。願言兩相樂。永與同心事我郎。

后於袁貴妃之朝也。預傳免握手。于便坐甚歡。

暖妝高宴賞春華。元氏掖庭記。賞海棠曰暖妝之宴。誇道穠鮮散紫霞。有嬌闌憎太豔。小園樽酒醉梨花。

同龍觀海棠極盛。后特喜之。每花時。排宴于六角亭。玩賞累日。各宮俱至。惟懿安數辭焉。慈寧宮有化圃。慈寧亦有之。各宮所無也。

菱花開處現全身。珠簇寒梅點點春。誰向玉籠窺秘戲。宋畫苑。有素女玉房秘戲圖。風情分與鏡中人。

六月某日。后着珍珠暑衫。每珠五粒。簇一寶石爲梅花。繫于衫上。對鏡梳洗。帝從後調之。后展手以扞。幾犯上頰。適爲進瓜內侍所見。后深恚焉。

赫濯聲靈果駭聞。引愆心許六宮分。清香一炷殷勤祝。半是君王懺悔文。

內玉皇殿永樂時建。有旨懺像。內侍啓輪而入。大聲陡發。震倒像前供桌。飛塵滿室。內侍相顧駭愕。莫敢執奏。像重甚。不可搖動。遂用巨絙拽之下座。時內殿諸像並毀斥。蓋起于禮部尙書徐光啓之疏。光啓奉泰西氏教以闢佛

老。而帝聽之也。既而后知懺像時靈異。言於帝。帝深悔。而宮眷之持齋禮像。較盛于前矣。

羽拂飛塵白似霜。弘君舉食檄。當用輕羽拂取飛麩。渡將三菓味逾芳。皇甫謐元宴春秋衛倫曰。吾麥杏時將發。糶以杏。烹茶注

硯矜新異。清異錄。金陵七妙。其一。餛飩湯。可挂硯。又牖家餛飩可以淪茗。未乞湯官玉食方。百官表。湯官主餅餌者。

翊坤宮近侍劉某。善治區食。進御者必其手造也。

黃金成縷織條條。籠燭霏微照綺寮。約略三分裁製好。上陽春剪破紅綃。

宮中燈·樓金匝以護之·田貴妃去其縷三分之一為方空·而暮以輕綉·覺倍明爾·

惟是敬天兼法祖·乃堪遺大與投艱·萬幾何日能清暇·索得身游六藝閒·

元年八月·於乾清宮大殿居中向南懸扁曰·敬天法祖·五年十月·懸扁于坤寧宮之東披簷曰清暇居·北園廡曰游藝齋·

白鳳裝成鼠見愁·記事珠·張搏好·緗鈎碧總錦綉繆·溫庭筠錦鞋賦·碧縵湘鈎·假將名字除灾祲·何不呼為伏虎頭·古

注·漢有伏虎頭鞋·

五六年間·宮眷每繡獸頭于鞋上·以辟不祥·呼為貓頭鞋·識者謂貓·旄也·兵象也·

國典何當曲庇親·一經清問自逡巡·萬章傳·逡巡甚懼·再三為謝諸宗黨·要向君王乞此身·

田貴妃父弘遇·恃寵橫甚·上知之·責妃曰·祖宗家法·汝豈不知·行將及汝矣·妃懼·戒其所親曰·汝輩于外犯事·已風聞大內矣·若上再問·吾當自殺耳·弘遇震懾·稍自輯·

少小人間識面賒·喜看名字屬天家·何心乞與金甌卜·唐書·元宗命相列書名·置案上·舉金甌覆之·空指除書說探花·

一·上·不悅曰·既是你家翰林·其想得開老·后因言他事以解之·

一波三折想揮毫·書斷·鍾繇弟子宋翼·懸上雲楣位置高·舉首玉牌知責重·王建詩·舉頭看玉牌·不識宮殿名·爭言文事屬吾

曹·

司禮監掌印高時明善學窠書·元年五年大內新懸扁額·皆其筆也·

曲分暢操傳何遠·風俗通·凡琴曲和樂而作曰暢·憂愁而作曰操·暢言道之美暢·而不敢自安·操言困厄危迫·而不失其操·音賞高深意自賒·應笑玉環諸弟子·枉

將心力事琵琶。明皇雜錄。諸貴主及虢國夫人爲貴妃琵琶弟子。每授曲華。皆廣爲獻。玉環。貴妃小字。

選侍范。選侍薛。從田貴妃學琴。稱爲入室弟子。

罪千陵寢震天顏。一易青袍豈等閑。爾體誰分鋒鏑痛。朕躬今已在行間。唐武宗詔。傷居爾體。痛在朕躬。

七年某月。賊破鳳陽。焚皇陵。燒饗殿。帝震怒。勒限六月平賊。齊居武英便殿。減膳徹樂。青袍視事。以示行間文武甘苦與同之意。

砌臺花點露華涼。採上雲鬢細簇將。翠羽定嫌猶帶艷。明珠應恨不生香。

后喜茉莉。坤寧有六十餘株。花極繁。每晨摘花簇成球。綴于鬢髻。凡服御之物。亦俱挹取其香。

抨弓斜捲雪花明。緒曳如絲積寸成。一曲弼弼歌更好。朱以真有弓弼弼歌。天風吹入紡車聲。

八年三月。后諭蘇州織造太監進草棉紡車二十四具。以教宮婢。督責甚力。無一能者。后怒焚之。

陽爲引愆書媿媿。激於銜恨淚紛紛。君心自似長江水。不忿東來派便分。

田貴妃以后故抑之。大恨。爲上泣。父弘遇教之上書。陽引愆。用微詞爲搆。

珍蕨空勞溉釜鷺。詩。誰能烹魚。定知滋味腹腴深。杜甫詩。偏勸

帝與后每月持十齋。嫌膳無味。尚膳因將生鷄退毛。從後穴去腸穢。納蔬菜於中。煮一沸取出。酒洗淨。另用麻油烹煮成饌以進。遂甘之也。

團土爲丸柘作弧。要除九日日中烏。淮南子。堯時十日並出。羿射九烏死。烏飛四野紛如雨。一一抨彈盡得無。

帝喜挾彈。故近侍皆習之。彈子房專備彈弓。所用泥丸。大小輕重各有等第。黃布作袋。盛以供用。一日帝幸西苑。彈落二烏喜甚。左右俱呼萬歲。

殿角羣飛白日明。感何荒穢氣生成。如煙凝結如灰散。爲倩霜颿一掃清。

乾清宮上獸吻。去地十餘丈。一日煙出吻中。露霏如霧。內侍梯而視之。有蚊蚋數斛自吻而出。騰上丈許。

眉宇當年迥出羣。顛毛今嘆雪紛紛。聖朝何事需靈巧。靈巧纔堪托見聞。

掌東廠太監盧際九侍上。上問爾有幾小斷。曰五人。曰召至叩頭。上指最小者曰。是斷小有靈巧。姓錢氏。守後名也。其人每述宮中事爲詳。

御前青素壓丹除。帝曰蒼蒼實做予。分與六宮惆悵意。年來頻幸省愆居。

舊制。聖駕修省。中官衣素青。蓋夏用屯絹。冬則元色紵也。省愆居在文華殿後。其制度用木爲通透之基。高三尺餘。下不令牆壁至地。四圍亦無比屋。烹廟辛酉而降。剛陞塵封。上遇災異凶荒。每臨幸焉。

施於戚曉恩教減。制自庭闈禮不焚。衰服十年新拜賜。柘黃顏色御袍分。

后性愼。每裁抑外家恩澤。宮中禮數。加嚴於舊。定位數年矣。賜黃乃敢服。

凍蕊如珠捻蠟分。軒窗深掩暗香聞。緣君也附和羹號。重訂花經九錫文。

可披繖。餘花何錫之有。

四苑黃梅最多。上所好也。花時臨賞。每折小枝。簪於膽瓶。遍置青霞軒。清暇居等處几案間。

國計誰能奠久長。鴻溝祗儼割封疆。攬茲四海爲家業。漫說江南是故鄉。

帝以寇氛日熾。與閣臣某議南遷。命無洩。俄傳聞於懿安。因語后曰。南遷避寇。此某誤皇叔也。宗廟社稷寢居此。遷將安之。且歷言某短。

是非且莫論斯事。中外須教峻乃防。臣罪當誅功未立。高深止竟負君王。

張翊花經。一品九命。蠟梅在其中。羅虬花九錫曰。亦須關蕙梅蓮乃

帝聞懿安南遷之說。怒索傳語者。懿安堅諱。帝堅請。懿安迫欲自殺。帝不得已。遣某醫師。欲觀其後也。

禁中碑板自傳真卷軸教題玉檢新匣是琉璃床翡翠。徐陵玉臺新咏序。琉璃硯匣。終日隨身。翡翠筆床。無時離手。瓣香曾拜衛夫人。斷

衛夫人名茂筠。正書入妙品。

田貴妃幼習鍾王楷法。繼得禁本臨摹。遂臻能品。凡書畫卷軸。帝每論妃畫題之。

秘殿深沉得無占於此日似相符官多法亂軍民泣。早展乾坤入畫圖。

帝嘗過一秘殿。老闍以此先朝所封。戒勿動。帝命啓之。得古畫數幅。有一人戴進賢冠者。七。曰官多法亂。有數人隔河對泣。曰軍民號泣。

莫染紅綃莫畫羅。研光綾上月華多。曉風樓閣催金剪。剪盡春江瑟瑟波。

一夕。袁貴妃侍于月下。衣淺碧綾。即所謂天水碧也。帝曰。此特雅情。于是宮眷皆尚之。綾價一時翔貴。

收電回霜頓霽餘。內史表。重蒙陛下愷悌之宥。回霜收電。長隨領旨下椒除。漢書王莽傳。南下椒除。貂茵自挾陽和至。天語殷勤問起居。

帝嘗在交泰殿。與后語不合。手推后仆于地。后憤懣。不食。欲自殺。帝尋悔。命使持貂茵以賜。且問起居。后勉為一餐答應。具隨。內官之卑者。職掌飲賜奔走之役。

長街薄暝探雲車。燈火宮門卸絳紗。一笑塔前裙帶解。諺云。裙帶自解占有喜。忽地下塔衣帶解。建詩。忽地下塔衣帶解。王官家今夜幸承華。

每日暮各宮門掛紅紗籠燈二。聖駕臨幸某宮。則宮門之燈先卸。東西巡街者即傳各宮。俱卸燈寢息。承華宮在徽音門內。陳妃居之。數年之間。止一幸焉。

繡出金針綵艷霏。宮花宣賜外廷稀。好收一帖絲綸在。為揆文章補袞衣。

劉文烈理順為御史時。上賜以宮花補子。精緻異常。云出自田貴妃手。今猶在雍邱文烈祠中。

法宮嚴重壓於親。此意恇恇謝未申。翻羨田家小兒女。起居還得自由身。

后母丁夫人入宮拜畢。始行家人禮。后見母之為已風也。而泣。欲太子為謝。左右諍曰。此天下主。不可。乃止。

月華如水漾空庭。清操偏宜此際聽。不似管絃聲未淨。解停雲影翳青冥。

中秋之夕。駕幸玉熙宮設宴。既撤樂。命田貴妃鼓琴。斯時期月如霜。器和響逸。上悅。顧謂貴妃。卿指法洪纖深得宜也。

菓蒂花心簇錦鋪。穠纖風俗說姑蘇。就中枉費攀援力。禁樹料量近得無。

謂臣某。吳人也。與周皇親聯姻。用吳中風俗行禮。有結花制作精巧。菓實皆以紅錦為飾。皇親送入后宮。帝見之。詢所從來。后以結親事對。帝怒曰。皇親不宜與翰林婚姻。明年遂以京察處某。

曼衍增奇顛話新。漢書魚龍曼衍百戲。樂府雜錄。有說顛話人。譚香露白奏初巡。金銀豆葉偏霑賜。會啓天顏一笑春。

鐘鼓司時節奏水嬉過鐘諸戲。帝每為之歡笑。後寇氣不靖。恆諭免之。寒潭。香秋。露白。皆御酒房酒名。豆葉。銀作局用金銀鑄成。以備欣賞。豆者圓珠。葉者方片。重僅錢許。

御馬新調侍玉除。和裙穿鐙故徐徐。髻根鬆慢釵尖滑。試下金鞭只自如。

帝嘗試馬于射場。知田貴妃之善騎也。命之騎。妃姿形既妙。回策如縈。名騎無以過之。

桑林終日望雲霓。春酒寧緣設帆齋。寄語君王應一笑。干齋不學太常妻。

田貴妃生辰在四月丁丑。帝齋宿武英。已半月矣。至是欲暫還宮。妃遣人力辭曰。正為誕日。不宜還也。

軍書檢點趁宵殘。訴此愁懷慨以歎。爭似承平精力好。只支長夜飲艱難。

宮中所奉宣懿康昭劉太妃者。神宗妃也。帝以主慈寧宮。禮之如太母。嘗朝歲節畢。帝就便坐。俄欠伸偃別榻。妃戒勿驚。命尚衣謹覆之。左右植立以堠。頃之上覺。起攝衣冠。謝曰。神祖時。海內少事。至兒子。多難苦。枝

梧雨夜·省文書未嘗交睫·在太妃前·惛然不自持一至
此·太妃爲之泣下·帝亦流瀾久之·諸宮人莫能仰視·

誰說泥封瀟半淹·天香昨夜挹寒蟾·素娥按舞霓裳罷·親折丹枝插帽簷·

十一月·帝宣素桂花于外·僅得一枝·帝賞玩移時·命才人爲簪于冠·蓋京師居奇者·每
于花時剪含蕊之枝·以泥封剪處·插于地密鹹瀟中·歷久花開·而顏色不變·但乏香爾·

青鳥無嫌覓往來·閣中嬌女一編開·蓬山消息如潮信·一日須教到兩回·

田弘遇致揚冤叔子閣中·令
幼女受學·得秘聞禁中事·

深垂簾幙掩窗紗·幾度東風落盡花·惆悵昭陽初日影·春溫未許問寒鴉·
王昌齡詩·玉容不及寒鴉色·猶帶昭陽日影來·

錢守俊初給事承華宮·見陳妃之愁坐也·曰·陳娘娘何不快乎·陳
曰·人生天也·不見有何快·守俊曰·舉頭便見·陳笑曰·駭子·

錦鞦紅靴滿禁闌·唐輿服志·代宗宮
人皆着紅錦鞦靴·足容端重是真妃·禮記玉藻·繡成藕覆雙蓮底·
致虛閣雜俎·太真著雙頭
蓮錦袴·謂之藕覆·

兩隻鴛鴦宿不飛·古今注·漢有
繡鴛鴦履·

宮眷歲節朝賀·俱穿紵靴或緞靴·后
獨穿錦鞋·從不穿靴·想以示別也·

宵旰殷憂且暫開·新呈歌舞自蘇臺·梧垣柏府今寥落·只有承乾諫草來·

蘇州織造局進女樂·帝頗盛之·田貴妃疏諫云·當今中外多事·非皇上燕樂
之秋·批答云·久不見卿·學問大進·但先朝有之·既非朕始·卿何慮焉·

何當禁禦清嚴地·忽奏薄墜選雜歌·頂笠腰鎌裝束好·河誰來赴力田科·

舊例·秋收時·鑼鼓司有打稻之戲·駕幸旋磨臺·無逸殿·木司扮農夫村婦
及田畯官吏徵租詞訟等事·十年後·凡時遊幸多廢·此獨舉行重農事也·

午窗紫夢正春和。其奈驚回笑語何。任是鴉羣來往路。得人嫌處噪聲多。

與龍宮本名鍾粹。為皇太子所居。一日后賜皇太子茶菓。宮人道經承乾宮。戲推石獅子以為笑樂。驚貴妃書寢。幾搆兩宮之釁。

虎踞龍蟠說舊京。六宮擬從翠華行。君王也道江南好。只是因循計不成。

后嘗以京師急于寇警。微言曰。吾在南尚有一家。上曰誰與言之。因不語。

上苑春回草樹芳。殿前玉女侍東王。驍壺博得天為笑。遮莫人間見電光。

神異經。東荒山中有石室。東王君居焉。與玉女投壺。設有入不出者。

天為之笑。張華曰。笑者。開口流光。即電也。

十一年二月某日。上幸西苑。坐萬春亭。宣后暨東西兩宮至投壺。袁貴妃勝。賜銀牌四事。

碧燄青煙品自奇。南越志。珠有九品。紫蓮花朵彩琉璃。要憑四表驗光被。豈就一冠分等夷。

東宮東髮。冠纓前一珠碧燄。如盤投火中。綠煙勃起。不知何名。其時有大瑞翼善冠上嵌一珠。較巨。紫光如蓮花。至晚則五彩如琉璃。蓋夜光也。

誰拆偏旁兩字呈。夢中占夢轉分明。截長補短圖輪廣。周禮。東西曰廣。南北曰輪。破碎山河湊不成。

帝夢一冠裳者。呈片紙。祇書一有字。次日。語于后妃。大約言大有富有。為休徵也。既而宣之外廷。對亦然。後有解之者曰。就字拆之。則大不成大。明不成明。何休徵之有。上聞之。亦不之罪。

錦鬪平鋪界紫庭。有草名錦鬪。界球。裙衫風度壓娉婷。天邊自結齊雲社。宋小說。蹴鞠曰圓。亦曰齊雲社。一簇彩雲飛更停。

宮眷喜蹴鞠之戲。田貴妃風度安雅。衆莫能及。

舞按西施結束成。當筵為壽玉尊擎。莫言長袖嬌無力。曾拂蘇臺一夜傾。

萬壽節排宴昭仁殿。例有梨園樂人祇應。
上諭陳伶作西施舞。遂罷賜銀五兩。

小殿清齋浴佛期。玻璃聲碎越磁時。雷掀電挾都無用。司空圖題柳州集。若掀雷。挾電。撐決于天地之垠。但覺春溫滿玉墀。

四月八日。帝持齋。近侍吳某捧大龍磁碗以進。午饌。失足破于階。
聲震響。宮正將治罪。上徐曰。來。得毋驚恐乎。戒勿問。

璇扃啓處曉星多。纔聽三更五點過。誰是宵衣分念者。早朝頻問夜如何。

帝三日一視朝。漏鼓四下輒出。御殿廷臣至多後期。

勅赴覃懷遠慰存銖分禁帑亦殊恩。捧香中使傳哀痛。上有宮闈涕淚痕。

十二年正月二日。洛陽陷。王死之。世子與王妃走至懷慶。帝發御前銀一萬。坤寧宮四千。承乾宮三千。翊坤宮三千。又慈慶宮懿安后一千。慈寧宮皇祖宣懿康昭妃五百。皇考孝溫懿妃五百。俱命王裕民。冉與讓。葉高標齋往。

以慰恤之。

剛是山河澄正氣。豈容日月翳纖塵。明明法網輕投者。刀鋸應嫌刺此身。

夏試隨堂乘筆時。李承芳署司禮監印。其名下額三聘者。亟欲陞遷。託己之名下王述鼎代作選於乘舉臯陶文。巡綽發其狀。李奏知帝。立將三聘實歸。降建鼎淨軍。發南海子看守牆舖。其年秋季。擬職逮于獄。

將謂乾坤隨掌運。那知金壁是身譬。繁華夢竟憑誰記。祗博宮娃白了頭。

福藩陷後。有老宮人及見定陵。帝問以往事。稱神宗晚年。王皇后稀進見。福王辭之國。出宮門。召選數四。期以三歲來入朝。大漸時。顧貴妃用洛陽爲念。果母子專寵天下耶。就今以觀。亦何益。帝爲之嗟歎。

早魃教憑道力除。幾多紅袖捧金書。春泉寒漱冷冷玉。好聽齋壇唱步虛。

畿甸大旱。后諭道經廠宮女子大高元殿建醮禳災。宮女數十人鬘服雲璈。與羽流無異。蓋蒸廟特命內官教成者。

別殿教遷寵未遷。天家有體自須全。低徊莫擬樓東賦。明皇雜錄·開元中·楊貴妃入侍·遷梅妃于上陽宮·妃怨慕作樓東賦以寄意·曲賜新恩是省愆。

帝以后之不懼于田貴妃也·傳旨妃脩省·退居啓祥宮·帝之重大體也·

慈闈朝請乞君恩。從此隨身玉契存。崔神慶曰·古者召太子用玉契·天語若爲終日計。夕陽雖好近黃昏。李商隱詩·夕陽無限好·只是近

黃昏

宮禁禮重·太子定王既出閣·非上命不得朝·一日帝坐便殿·太子前致請·適案上有急奏·河南寇以某月日破某城·帝嘆曰·若不知幾見而毋而動關我乎·今後勿復泥常也·

一見旋消商與參。花前尊酒喜同斟。啓祥漫記艱辛事。勅譴車徵並苦心。

田貴妃勅居啓祥宮·三月不召·帝于永和宮看花·后請召妃·帝不應·后遽令以車迎之·相見如初·啓祥宮·在西二長街·螽斯門之西·

今歲韶光賴閣加。臨光重宴更繁華。影燈記·元夕于長春殿開臨光宴·蘇油香氣兼春暖。無一擎燈不放花。

十三年閏正月·后命各宮循例放燈·重賞元霄·

涵煙濡露一叢栽。旋見幽芳扇底開。搖取清風滿懷抱。就中應自有香來。

帝勅田貴妃寫關於便面·搗之懷袖·

烹龍庖鳳日紛紛。將謂司廚可策勛。厚味定知還腊毒。國語厚味實腊毒·商量要獻野人芹。嵇叔夜嘗野人有美芹子者·獻之至尊·

天啓以前·凡聖駕每日三時·所進之膳·俱司禮監掌印乘筆·掌東廠者二三人輪辦·崇禎初·改由尙膳監·十三年·復照舊例·按月供辦·祖制·遇大典禮·備庖鳳烹龍之宴·

戚臣輸餉紛難解。愛子罹殃痛自深。傳得九蓮菩薩意。片言容易轉天心。

帝以乏餉故。諭戚臣輸助。首及慈寧之姪。命所司下獄嚴追。時皇五子病痢。一日忽語云。九蓮菩薩來。即慈寧也。蓋慈寧供奉觀音大士。以此自號。上親視之。語不可止。且曰官家薄于戚黨。天將降殃于兒女也。帝遵命停追。

而皇五子竟歿。

歷劫偶留飛墜影。通元憑製册封文。證成位業何階品。象一宮中侍帝君。

皇五子慈煥。年甫五齡。薨于啓祥宮。帝痛念之。十一月追封孺孝悼靈王。通元顯應真君。象一宮。在大高元殿之北。內供奉一帝君。範金爲之。高三尺餘。卅廟元俯之玉容也。

漫說羊車任往還。灑鹽插竹暗相關。晉武帝記。帝乘羊車。恣其所適。宮人乃取竹葉插戶。灑汗灑地。以引帝車。北風雲漢看圖畫。冷暖都歸一晒

間。博物志。漢劉褒畫雲漢圖。見者覺寒。覺熱。又畫北風圖。見者覺寒。

十一月。袁貴妃偶忤后意。后怒。是夜帝幸翊坤宮。后已聞之矣。次日見帝。后故問曰。昨宿于何處。帝囁嚅久之。曰。袁。后佯笑。帝默然。

清齋持錦麝燈前。西陽雜俎。錦麝燈。九釘還教減御筵。盧氏雜說。唐御廚進食用九釘食。以牙盤九枚裝食味。置上前。從此福緣應更結。且

分天祿祝長年。

皇五子薨。田貴妃遂茹素焚修。帝亦爲之減膳。于宮中大作齋醮。蓋自是皇情少懈豫矣。

女叔充班情未協。禮冠儀。姑曰女叔。容臺持節禮須諳。晉武帝記。太始十年。臨軒使持節兼太常。拜三夫人。累朝典故明明在。也許貂璫未

議參。

十四年春。進東宮田皇貴妃。西宮袁貴妃。倣萬歷中例也。部具儀注。舉行有日矣。大禮復以永樂中坐受長公主四拜爲請。下部察議。部臣林欲揖等以會典洪武所定。皇妃受封謝恩。止稱內命婦。請親以次賀。如常儀。夫於妃曰

諸親。則與皇后前得妾者不同。故累朝皆遵守之。惟永樂五年。仁孝皇后崩。上追思甚篤。不再立中宮。故妃禮稍隆。而累朝有中宮在上。則此禮自不復行。今兩宮受封。恐非慎夫人却席之意。又永樂時。長公主於成祖女弟行也。今榮昌大長公主。則上親姑也。而忽兒班首。行四拜禮。於慎妃之前。恐亦未安。萬歷十四年。進封鄭為貴妃。當時部議儀注。亦止照洪武所定。且惟天子議禮。禮臣守禮。未聞內臣議禮者。制曰。應照會典洪武時例行。

洛陽纒陷又襄陽資帑淪來寇愈張骨肉慘罹菹醢盡當前樹茨不能嘗。

二月四日。襄陽陷。王及蘭陽王母徐氏。太和王妃耶氏。宮人李氏。四十三口皆死之。帝御武英方食炙。忽宗人丞傳襄府福清王有表。帝覽之。感慟。命撤炙。洛陽國帑。襄陽軍實。兩藩陷。而闕獻不可復制矣。

紛紛佇鶴與停鸞拜賜尊前得盡歡真似洛陽花品別。邱濬牡丹榮辱志。姚黃為主。魏紅為妃。自九嬪世婚而下。共有八十一種。春風開遍一□看。

五月十一日。后宣各宮進見。屏左右有密諭也。賜宴。賜東西兩宮金球各十二顆。銀牌各二事。餘俱賜銀牌二事。

取次瓊筵鳳釐臨梨園歌管自駸駸髻鬢粧束雙文後多恐新絲冒玉簪。

五年皇后千秋節。諭沉香班優人演西廂記五六齣。十四年演玉簪記一二齣。十年之中。止此兩次。

中元齋醮漫祈天片礫驚拋水殿前萬里江山何鄭重飛堦聊與作編年。宋世有飛堦之戲。

中元帝后妃幸後苑湖中。置酒水殿。內侍僧道兩班作法事。施食放燈。忽于空中飛大磚至殿前。司禮大璫親至其處驗之。聯飛至十七塊而止。

德意優存亦慰亡九原松柏鬱蒼蒼君恩真是如山重翠碣高依日月旁。

宣貴妃父帖。初授錦衣衛千戶。後封崇信伯。素稱謹退。帝特賜田百頃。其祖塋在永安門外鐵匠營。又賜五千金營造。製文立碑。

湘管揮來口授餘儼然村棧接天居何當一頓童蒙膝。謝內史表。俯首頓膝頓膝跪也。遂揭雞竿下赦書。孔平仲譚苑。紋日令武庫設金鷄于

闕門右·過鼓宣
仗·建鷄竿·

內暨秦某年十一·侍帝于坤寧宮·后問曰·爾識字否·曰·不識·后即寫數字教之·少頃·以問·俱忘之·罰跪于塔·帝笑曰·我請于先生以教汝何如·后曰·壞了學規·秦遂謝恩起·

慈慶班行夾陛開·雲冠霞帔盡新裁·宮庭禮數能嫺未·引贊全憑女秀才·

十月懿安皇后聖節·許命婦朝賀·凡各宮行禮·其引贊禮官爲女秀才·

糾彈止擬爭門戶·庚癸惟教竭地征·左傳吳申叔議·乞糴于魯公·孫有氏曰·登首山呼庚癸則諸·龍袞加身空自誤·九重天上太愁生·

帝感天下亂·請藩陷沒·悽愴骨肉·輒發嘆·軍書旁午·省之每徹夜·嘗自嘆曰·年纔踰壯·爲國事磨耗·早困劣爾·

列屋雖同雨露霑·等閒應不免猜嫌·緣慈得惜司花女·傍帶寧知禮數嚴·隋朝遺事·洛陽獻合蒂里盞花·煬帝合宴寶兒持之·號司花女·虞世

南應制詩云·綠慈却得君王惜·長把花枝傍豎行·

十五年正月九日·后禮玉帝回宮·受各宮朝賀·賜坐待茶·諭爾輩小心供奉皇上·有新進者未諳規矩·須教導之·蓋慮妃于十四年十一月選入也·

朝來冠服借龍光·短髮纔留未入囊·剛是臨軒宣冊過·貴妃扶病謝君王·

三月二十一日·册封皇四子爲永王·王田貴妃生·年甫十齡·妃久病請封·且云·恐不及見·故亟慰之·凡皇子十餘歲始留髮·約歲餘擇吉入蠶·蓋冬用紵·夏用紗作蠶·潤二寸·長尺餘·束髮以垂于後·

擔貨堆盆點勘工·教依月令繪幽風·兵戈已盡耕桑業·剩有繁華畫障中·

武英殿畫士所畫錦盆·堆名花雜菓或貨郎擔·百物畢陳·畫圍屏成架·御用監按節安設·是年帝諭畫幽風圖·設于乾清西暖閣·

翠染芳叢來別渚·天河一名別渚·秋開御苑綴清班·不知誰與更名字·貶置江村壁落間·

宮中舊無牽牛花。烹廟時。客氏自民間傳入。其色青紫。如初出爐之銀。亦稱為爐銀花。宮中音誤為露行。后識為牽牛也。亦喜宮嬪戴之。後聞露行之名。諭盡除去。

粉瘦朱愁臥綺幃。得從臨問罄丹衷。芳魂零落招何處。應化重雲繞舊宮。

田貴妃還至承乾宮。病篤。帝數自臨視。至七月十六日。妃囑託外家兄弟而歿。

一名彈壓惟天寵。兩字參稽有卦辭。我道厚終剛是吉。神州猶未陸沉時。

初。田弘遇生兒。屬妃束上取名。上弗許。妃言父職于得子。欲得天寵以壓之爾。帝因將易經命妃隨意展開。得几之上九。遂取敦艮。弘遇甚喜。以告科臣孫承澤。澤曰。此非佳兆也。弘遇再三叩其故。孫未敢言。未幾妃薨。蓋

十五年七月也。弘遇又問。澤曰。艮。止也。又上九象曰。敦艮之吉。以厚終也。是實為妃之兆乎。

暖屋教排幾日筵。王建詩。大姨前日暖房來。今里巷間有遷居者。鄰里釀金過之。名暖屋。況當寒燠適中天。月娥可與憐嬌獨。不放清光此夕

圓。

八月懿安移入仁壽殿。
風雨連宵不輟。

六合為爐鼓鑄工。莊子今以天地為大爐。以造化為大冶。么麼形體類須同。春秋後語。趙人謂孟嘗君乃么麼丈夫爾。聖人不用輕相笑。曾否山龍蛻

裸蟲。續博物志。裸蟲之精曰聖人。

小人者在御廟。左廊。人二。夫婦也。長尺許。屋倍之。凡几榻枕席動用之物。畢具其中。外則透以闌干。其聲啾啾。亦時作嬉笑怒罵之狀。一日帝御廟。出臨視焉。二人若甚驚恐。帝大笑。

篤於懷舊可重親。史記。呂太后欲為重親。花萼難邀雨露新。畢竟聖明無女謁。昭陽專寵是何人。漢書。趙皇后女弟為昭儀。居昭陽殿。姁

弟專寵十餘年。

帝追悼田貴妃不置。時妃有女弟亦美艷。帝知之。竟不求也。

丹石寬依手掌裁。籠於雙袖覺春回。從茲身被天恩重。暄暖長如挾纈來。左傳。三軍之士皆如挾纈。

一日錢守俊侍上。天甚寒。上顧之曰。汝寒否。曰。寒。命取一暖手賜之。且諭曰。合此于掌中以籠袖。則通體俱暖矣。守俊謝恩。暖手。蓋雄黃之晶明透者。大如餅。重七兩。試之果然。

漫教計值與鳩工立一長竿作梵宮。日淡風微庭寂寂。簾幃新影落寒空。

懿安於別殿。既安佛像。欲立幡竿于殿前。諭所司進估工值。奏該銀一千五百兩。時工尙某謂司官曰。最少也須三千兩。恐視興作爲太易爾。

葛藟應能庇本根。況當邱嫂有深恩。史記。高祖微時。嘗與齊客過其邱嫂。張宴曰。邱大也。長嫂稱也。常朝禮與家人禮。重疊情文屈至尊。

田貴妃所遣二子。託懿安撫養。十六年元旦。帝朝懿安于仁壽殿。行四拜禮華。復四拜。謝撫皇子也。

紫霧紅雲碧落寬。擁高樓閣外邊看。朝來佳氣何消歇。一抹風煙夕照寒。

正月五日。大內諸殿脊及各門樓煙起。冉冉若炊煙而淡。久乃息。

行雨無心入夢閒。片雲朝出暮空還。御樓晴色堪遙望。歷歷高唐賦裏山。

壬午癸未間。國事日棘。帝日夜憂勤。妃嬪亦稀得進御矣。

摘來梅子費雕鐫。好鳥名花故宛然。貫以綵繩垂麗歎。釵頭喜是一雙懸。韓偓詩。中門自摘青梅子。先向釵頭戴一雙。

時有宮女阿奇者。能以青梅雕剗脫核。鑲成花鳥。纖細可愛。擊之玲瓏如小盒。闔之依然梅也。名梅籃。

詔就高門選粉侯。劉擘傳。稱駙馬都尉爲粉侯。平陽且擬起粧樓。朝來扒角初成禮。約略明年要上頭。韓偓有新上頭詩。

長平公主年十四。詔選駙馬。凡皇女十餘齡留髮。約年餘擇吉。打扒角。至選駙馬。始擇吉上頭。

紅閣前頭據玉鞍。鼓鼙聲促劍光寒。何如細柳軍容盛。萬乘旌旗接轡觀。

建紅閣于萬壽山。復內操。

鳴螺疊鼓覺淒淒。今歲孟蘭法事增。不是雲籠星斗暗。移來金海作河燈。

番經殿內官習。方梵唄。中元節例作法事。放河燈于玉河橋。橋在乾明門之西。石梁如虹。直跨金海。是年法筵倍盛于舊。蓋田貴妃于是月十六日薨。特追薦之也。

西顧烽煙稍靖。無千秋空捧酒盈壺。可知東閣饒清賞。新寫丹青夜宴圖。

畫譜。有韓熙載夜宴圖。

皇太子千秋節。每歲上座。是秋賊破西安。爲之罷宴。

老狐真箇與天通。影響驚猜御榻中。此日滄桑爭一瞬。忍看金玉委荒叢。

乾清宮後麻陳設金玉重器于几。忽顛倒雜亂。失而復得。守者懼得罪。伺之。見御榻重茵中有溺而旋者。狐毛零落。其氣尚溫。乃知狐妖也。

國事還堪一誤無。何當身死蔽餘辜。麟梅上將徒縈夢。巖築寧容並畫圖。

十一月某日。帝語輔臣曰。朕夕夢故輔楊嗣昌。縈類庭下。曰。臣鞠躬盡瘁。死而後已。爲諸臣不公不平。連章見詆。故歸訴于皇。上語畢。天顏慘惻久之。前嗣昌在蜀。于順慶公署題扁自旌。曰。麟梅上將。

小臣何策副殷懷。焚夜深譚事可諧。賜宴賜茶宣再見。乾清初換第三牌。

甲申正月三日。召對左中允李明睿于德政殿。明睿請屏左右。趨近御案。與御衣接。言良久。帝退還宮。賜宴文昭閣。又賜茶。再召進內。帝言所奏事。即欲行之。漏下二鼓。命明睿出宮。大約爲南遷計也。刻漏房銅壺滴漏凡八

刻。水交一時。文華殿直殿監官抱時辰牌赴乾清門。挨次換之。牌長尺餘。闊數寸。石青地。金字某時。

淨身強半進山。儲選頻年有幾班。二十四衙分撥外。尚餘私白散人閒。舊唐志。王元逵進私白身女口等。

淨身男子大約閩人居多。崇禎十七年中選三次。增萬人。每歲月米增萬二千石。靴料銀增五萬。其未選中者。散于皇城外。有堂子之佛寺。俗稱無名白內官。有十二監。四司。八局。共二十四衙門。

有詔坤寧。其省愆。毀巢破卵事相緣。夜來帝座移於下。遮莫軒轅也失躔。

正月司天奏帝座下移。帝諭後宮同日修省。後五月軒轅絕續不常。大小失次。至九月間乃復。軒轅者。后妃之舍。主內政。以弼太微。為周后同殉之象。

尺符重發羽林兵。明日譙樓又餞行。兩樹金蓮燒夜半。唐書。令狐綯嘗夜對禁中。帝以乘輿金蓮燭送還院。鳳牋親草勅書成。

大學士李建泰請督兵真保。帝擇吉幸正陽門樓觀餞。官軍旗幟十餘萬人。賜宴。出御撰手勅獎諭。親臨正陽門。用寶以賜。

長樂鐘聲動九霄。玉衣常自坐中宵。而今鶴觀鏗然候。殘夢猶驚誤早朝。

三月九日。錢守俊陞管長樂宮金鐘。十九日。福國變。流落金闕為黃冠。後住虞山致道觀。

元武樓頭漏點傳。從亡一整舊宮員。籠燈莫訝聯三醜。未必微行得萬全。

十八日更餘。上召太監王承恩入整內員。為出亡計。已而微服欲奮門出。不得。望見正陽門城上懸白籠燈三。遂回。白籠燈者。自一至三。以表寇信之緩急也。元武門據紫禁城之良方。更鼓樓在焉。

忠讜其如不見原。到頭惟有淚潺湲。多君社稷教同殉。知重微軀弗重言。

帝回宮見后曰。大事去矣。爾為天下母。當死。后慟哭曰。妾事陛下十八年。卒不聽一語。今日同死社稷。亦復何恨。遂自經。

影匿名埋氣莫高。今從霄漢墜蓬蒿。纏綿衣帶心同繫。珍重蒙塵一布袍。

帝命傅皇太子二皇子至。猶盛服入。帝曰。此何時而不易服乎。亟命持敝衣來。帝為解其衣換之。且手繫其帶。告之曰。汝今日為太子。明日為平人。在亂離之中。匿形迹。藏姓名。見年老老呼之以翁。年少者呼之以伯叔。萬一

得全。報父母仇。無忘吾今日戒也。左右皆哭失聲。

不成哀怨不成憐。幸不貲軀就義全。蓋寬饒傳。用不貲之軀。註。言無貲量可以比之。貴重之極也。正是深宮三月暮。落花和雨葬嬋娟。

帝欲自殉。先賜西宮及懿安后白帶各一。并宮嬪之承寵者。皆令自裁。

雲條無復剩根芽。謝莊公主誌。神業雲條。爰自帝堯。此夕摧殘一劍加。驚魄與魂應共語。淮南子。有魄問于魂云云。有生莫墜帝王家。

帝入壽寧宮。長平公主年十五。方哭。帝曰。汝何故生吾家。揮之以刃。殊左臂。又劍斫昭仁公主于昭仁殿。年六歲矣。

風摧敗葉一時散。水漫浮萍隨處生。莫笑杞人憂自劇。果然此日見天傾。

時中璫七萬人皆喧走。宮人亦奔進都市。

血漬衣襟詔一行。殉于宗社事煌煌。此時天帝方沉醉。不覺中原日月亡。

帝縊于萬壽山之紅閣。所御元色鑲邊白袖半臂。有御筆血詔云。朕在位十七年。薄德匪躬。上邀天罪。逆賊直逼京師。諸臣誤朕也。朕無顏見祖宗于地下。將髮覆面而死。任賊分裂朕尸。勿傷吾百姓一人。或曰。衣袖墨書一行云。因

夾江山。無面目見祖宗。不敢終于正寢。

不敢悲君敢自悲。提兵中外竟何為。邀他一死恩尤重。耐葬橋山更有誰。史記。黃帝葬于橋山。

帝與王承恩語良久。命酒對酌。至三更俱醉。帝起攜承恩手至萬壽山。帝崩。承恩跪帝膝前。引帶扼腕同死。今思陵墓門之右為承恩墓。以從死耐焉。時司兵柄者。外則李國棟。內則承恩也。

轉眼宮庭便陸沉。潔身同葬御河深。只應皓月來相照。照出澄波一片心。

宮人魏氏聞賊入。大呼曰。賊入大內。吾輩必遭其污辱。有志者早宜自計。遂躍入御河死。頃之。同死者百餘人。

惟貞惟烈身何重。行意行權恨少償。渾是折衝尊俎略。真看巾幗殉疆場。

宮人費氏。年十六。自投督井。賊鈎出。見其姿容。爭相奪。費給之曰。吾長公主也。羣賊擁見自成。令內官審之。非是。賜帥羅甲。甲與歸。將媼。費曰。吾雖宮人。實巨家女也。今幸事將軍。請召諸貴爲嘉會。可乎。甲大喜。召諸帥豪飲。及醉。費竊利刃。請甲入。舂其喉。出請行酒。連刺二帥。始自剄。灑死呼曰。吾之不殺自成。天也。

天荒地老春餘夢。剩水殘山劫後鐘。九土曾無埋骨處。淑人邱借一坏封。
穆天子傳。甲辰天子葬盛姬于樂池之南。是曰淑人邱。

四月初三日。賊以帝后梓宮葬于田貴妃墓內。移妃于右。帝居中。后居左。

呼庚呼癸費籌量。怨毒虛憑禍福償。豈是厚藏真得計。明明齋與盜爲糧。

三百年來幣藏頗盈。卽李賊賦載數十車以去者也。但魏闈被譴出都之日。自言曰。上若此。我之禍酷矣。彼亦未爲福也。蓋籍注與厚藏之所甚秘。闈不以告。而帝愛勤十七載。亦竟未之知爾。

犢車仍降故侯門。弱不勝悲豈久存。劫盡灰飛滄海竭。只愁無處着芳魂。

長平公主被劍死。復甦昇歸周皇親家。順治二年。主上書求爲尼。世祖章皇帝憫之。特訪元配周世顯。備物遣嫁。卒以憂傷成疾。甫週歲而逝。葬于彰義門之賜莊。

一夢何當成老大。兩塵曾未隔生平。南來事業真疣贅。重見降旛出石城。

帝與后身殉社稷。以結三百年之局。誠僮事也。南都之擁立。可勝歎哉。

